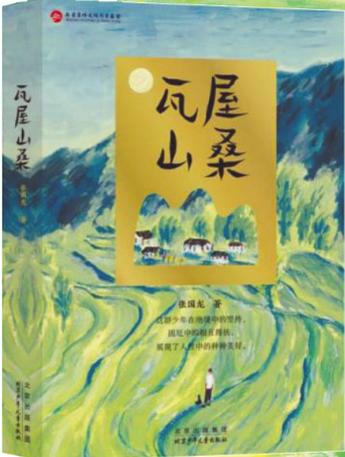


张国龙《瓦屋山桑》： 少年在老林乡村的 瓦屋和山桑间成长

□舒伟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幻想性叙事还是现实主义叙事，都能够提供感动和抚慰人心的精神力量，以及揭示真相、激荡人们头脑的认知因素。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呈现了童话的深层心理结构，揭示了这一文学类型的现实主义关怀，丰富了人们对童话艺术的魅力及心理意义、审美和教育价值的认知，那么，当代优秀的现实主义童年叙事通过追寻生活本真的艺术追求，实现了“童年与成长”的文学表达，彰显了感人至深的崇高情怀和催人奋进的生命力量。

书写川北地区乡村少年的困境与成长

《瓦屋山桑》是张国龙“铁桥米花少年小说系列”中最新推出的一部现实主义童年叙事力作，作者用充满温情的笔墨书写了川北地区一代乡村少年在社会转型期的不同人生道路，以及主人公厄运坎坷的人生和跌宕的心路历程。作品通过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了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的童年生活，呈现了成长的困境与艰辛，突显了少年的心理状态，以及精神追求的力量。

作品聚焦于一个地处西南川北的名为“山湾”的小山村，它联结着附近的老林镇和较远的县城，串联起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少男少女的童年与少年生活。故事通过主人公与同班同学的关联及其延伸出来的社会关系，通过书写当地人们所共同经历的动荡历史，呈现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土地、村庄、村镇与生长在这一方水土的少年人物融为一体，获得了血肉丰满、情深意长的生命力，体现了现实主义童话叙事的灵气和魂魄。作者用饱含心血和情愫的笔墨呈现了社会转型期乡村少年所经历的困境与成长，这里的故事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童年记忆，也融入了对故乡未来的思考。

米铁桥和米李花是川北乡村一个典型的留守家庭的兄妹。由于家里建房欠下一笔债务，父母外出打工，以期还清欠款。然而父母一去便失去了音讯，家中只有被蜜蜂顶伤的爷爷与俩兄妹相依为命。一年半的时间已然过去，外出的父母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家人们推测他们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在乡村，一个缺失顶梁柱、没有壮劳力，而且负有大笔债务的家庭，生活必然举步维艰。哥哥铁桥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即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但家中窘迫的状况迫使他辍学回家，在本村的小学代课。妹妹李花此时考上了初中，但却面临着无法就读的难题。爷爷和哥哥编箩筐、种烟叶，小李花一有空就打猪草、喂猪、喂牛，里里外外忙个不停，等到秋天收割了稻子，家里原本可以供她读初中，但眼下的处境却使这一前景变得非常黯淡。

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中展开的。铁桥在小学代课，如果能获得自学考试文凭就可以转为公办教师，有不多但稳定的收入，然而为了妹妹能够读初中，他决心放弃学业和自考，通过代课、种庄稼、编箩筐、喂猪、喂牛等方式来供妹妹上学。铁桥明知自己已不能转为

公办教师，但为了缓解其他教师的工作压力还是坚持为孩子们上课。如今面临着清退的情况，而他早已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的选择。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种地、外出打工和参军。有伤病的爷爷年事已高，妹妹正处于上初中的阶段，他又怎么能够忍心离开这个家，让爷爷承担所有的农活呢？然而，出去打工可能只要两年就能够还清欠款，留在家里的爷爷就不用如此操劳农活，妹妹李花也能够顺利地读完初中，甚至继续上高中考大学。但是，在接下来的时日里，当地遭受干旱，庄稼歉收，有些农田几乎颗粒无收。没有了稻谷收成，用于装稻谷的箩筐就卖不出去，下学期铁桥就不能再代课，那么，面对如此境遇，他该如何抉择？作者对少年主人公的困境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述，并且通过铁桥的人生选择彰显了成长的真正意义。

以在场的深刻呈现少年的自强不息

典型的童话开端往往讲述主人公面临的现实生存困境，如必须承担某种艰难的任务，或者被冷落、被贬低，甚至被欺压，被抛弃。从童话心理学来看，这一“生存的困境”象征着普通人可能遭遇的人生经历，对于少年儿童不啻于一种精神层面的挫折教育。正是有了困境，才有了童话故事主人公进行的各种历险活动，这种历险实质上是为了重新找到原本自由的、充满创造性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力量。

《瓦屋山桑》的故事进程与童话中的历险殊途同归，以在场的深刻和逼真呈现了少年主人公身处逆境而不屈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这种自强不息的自我意识和奋力走出困境的抗争精神，可以延伸到小说中川北地区乡镇农村家庭典型案例的探讨中来。铁桥的初中同学陈和平的父亲因病去世，本就贫困的家庭拿不出办丧事的钱，幸亏舅舅出钱出力才将后事办妥。舅舅开了一家个体理发店，懂事的和平为减轻妈妈的负担，辍学并跟着舅舅学理发。当了近三年的学徒，舅舅不教他理发技术，只是使唤他做杂活。舅舅害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刻意防范亲侄子抢自己的饭碗，这是在经济条件窘迫环境中过早懂事的童年经历造就的性格。事实上，在人生的幼年期，儿童的内心感受和体验缺乏逻辑秩序和理性秩序，不宜过早让他们放弃幻想，像成人一样去接受和理解复杂的现实。用日常生活语来说，让孩子过早懂事并非好事，这样做很容易使他们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失去精神追求。为摆脱舅舅的控制，陈和平瞒着妈妈离家出走，前往深圳打工，既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推动了舅舅的内心情感的变化。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铁桥的另一个初中同学张云蛟的家庭案例。云蛟的父亲是小学教师，经过6年的努力通过了各门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张老师知书达理，在家庭生活中也很开明，父子之间可以热火朝天斗嘴，甚至还可以动手动脚，这对铁桥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云蛟考上大专，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就不足为奇了。小说还呈现了留守少女的困境，以及性教育的缺失导致的人生悲剧。米李花的同学付晓珍跟着爷爷一起生活，尽管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会按时寄钱回来，家里的吃喝开销不成问题，但长期没有父母的陪伴，尤其是女性家长的指点，少女青春期教育的缺失是难免的。付晓珍在身体出现生理变化时误以为自己得了绝症，这也指向敏感且颇有争议的少年儿童性教育问题。

老林乡村的瓦屋和山桑，一砖一瓦，一枝一叶，土地的气味、草木的清香，乃至生活的困境、成长的苦涩，以及牺牲自我、坚韧包容的少年形象，总是牵动人心，感人至深。张国龙将自己从难忘的童年经历、乡土的现状和对故乡未来的思虑中获得的最深沉的感悟，以及自己成年后的人生经验和思考，倾注在自己的乡土童年叙事之中，成就了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乡村题材少年小说。作者通过磨难成长的乡土童年叙事来吐露心曲的方式是独具特色的，触及人生本相的深度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品格。

每个孩子都不是完美的。迟慧的童话新作《不完美小孩》，以主人公名“发现自己的心丢了”这样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开篇，向读者抛出了一个思考题，即“完美”和“空心人”的关系问题。

作者关注这个问题，是出于对所谓“完美小孩”概念的敏感认知。三种常见的“空心人”形象在这部童话里聚在了一起，前两种不具有“完美”属性：一是普通小孩小山，考试升学是她人生的单一赛道，奔命于学业道路上无心赏风景；二是“边缘小孩”小天，他极度缺爱而孤独，以沉溺网游代替当下生活的空虚，在暂时满足中寄托心灵；三是“完美小孩”名名和拥有神奇魔法的精灵们，也是最易被忽视的一类。

作者将精灵们塑造或自以为完美的“空心人”，从一般童话里的神奇形象转变为受困者角色，空虚而不自知。名名则是自我受到压抑的典型，尽管有着超越年龄的完美人设，但被过度关注和错位的爱折磨，内心的隐秘角落塞着一头困兽。可以说，第三类“空心人”形象与文学史上许多经典人物有着相承的联系……他们普遍能力出众却内心荒芜，或缺乏直面生活的勇气，时代危机下个人的精神困境在他们身上得到深刻阐释。

心理学界有将这一现象归因为家庭教育的理论倾向，有学者提出“空心病”概念，认为家庭教育的功利性是其重要病因。家长无法合理对待焦虑，在内卷环境中滋生蔓延的功利性教育理念，成为制造“空心小孩”直接诱因。“不要让大家失望啊”，名名妈透着焦虑做“优秀孩子”直播，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都压在名名身上，从而填充自己空虚的心。当家长潜意识变得焦虑，就很容易过度关注甚至控制孩子，使孩子内心狂躁不安。丢了心的人没有灵魂，孩子的价值遭到践踏，痛苦过后，只剩下虚感、无价值感。所以名名不是真的完美——他起码不拥有“快乐”。艾略特曾写道：“空心人/填充着草的人”“在一块儿飒飒低语/寂静，又毫无意义”，名名在“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不开心”的恐慌中变得自我陌生和厌恶，母子疏离。孩子阶段性的超常表现，以抹煞热爱、梦想与童年为惨痛代价。

精灵世界是一种孤独的“空心”隐喻。精灵们表面上各具特色，完美到拥有魔法，但内心一片荒芜。尤其是鸟巢精灵等顽固派，窃喜于“应有尽有”，傲慢于“无所不能”，有着直达目标的“速成”能力。但这在实质上消解了过程的趣味，也解构了万物的差异性。由此，精灵们是孤独、麻木的，感知不到痛苦、意义和价值。文中多次描写到雪山精灵头上卖力攀登的那两只甲虫，不仅是点缀趣味，也隐喻着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性。这里的种子可以瞬间成树结果，可是瓜果空心、没瓤没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高在上的精灵们，竟然羡慕人类小孩能在游乐园获得快乐。精灵世界注定的一个“不会开心”的空心世界，可以说，精灵们为应对无聊而施展魔法、制造娱乐，为彰显优越感而开办夏令营，本身就颇具反讽意味，这既是他们的心理需求，也是其生存困境的展现。

“什么能让你开心”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刺痛着精灵们，拷问着空心的小孩们。迟慧的童话常常触及痛点，在这部新作中，她沿用自己充满想象力、舒缓柔和的“慢笔调”，反复传达着“爱”的理念，同孩子们一起来寻找内心的丰盈。

呱呱是精灵世界的特例，是唯一拥有人类爱的情感和生活经历的精灵，也是扭转空心精灵世界的突破口。在课堂上，呱呱追问“我是谁”，戳中了每个精灵的心，点燃了颠覆空虚世界的引线。随着集体情绪的爆发，精灵们内心深处开始被填充，躲无可躲地追问存在和意义，精灵全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心灵碰撞。呱呱建议大家用观察和思考代替魔法，用心去看世界。果树精灵用心感受到的魔力是留住过程的“等待和期待”，其他精灵们也开始寻找疗愈“空心病”的办法，接受自身平凡和不完美的一面。呱呱这个人物最早出现在作者的另一部童话《慢小孩》中，是因为与众不同而感到自卑的小家伙，在爱的温暖下成长为内心丰盈的精灵。通过呱呱的串联，“慢小孩”的价值观在精灵世界传递开来。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哪怕这天赋隐藏在自己抵触的特质里，上天为每一只笨鸟都准备了一根矮树枝。

勇敢做回自己的孩子们从此拥有了“心灵的魔法”，纷纷重拾梦想。名名有了爬山虎陪伴，小天做起了手工，小山唱起了歌，精灵们不再沉溺于打发无聊的魔法伎俩，孩子们、家长们、精灵们一起交流，一起阅读，一起排演，重新认识彼此，心中氤氲迷雾驱散了，纷纷和真实的自己和解。

《慢小孩》聚焦于与众不同的孩子，《愿望邮筒》关注儿童成长中的苦难，新作《不完美小孩》对空心问题展开窥探。从对不同形式自我疏离的拯救，到对时代通病的种种反思，迟慧“精灵和小孩”系列故事常常在深沉的哲理下，对儿童内心世界施以温柔呵护，将文学的唤醒力量化于读者内心，温柔而坚定。

拒绝做「空心小孩」

□吕涛



《哈尼卡之眼》：

“达斡尔姿态”：心灵与土地血脉相融

□聂茂 徐宁

达斡尔族作家映岚的长篇儿童小说《哈尼卡之眼》展现出一幅生动丰富的民族图志，达斡尔族少女塔莉雅与小伙伴们在夜里听先生说书讲故事，传唱古歌扎恩达勒，跳着原生态舞蹈篝火格勒。他们在世代传承下来的手工剪纸“哈尼卡”的陪伴下，积极探索生命真谛，在历史延续中绘就一幅追求中国梦的民族精神自画像，充盈着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

作者以诗意的个人生活审美体验与民族精神相勾连，在个人生命感知中呈现宏阔的民族文化思考。为了展现“达斡尔姿态”，作者致力于将民族精神探索意识具象化为小说主人公塔莉雅这一儿童形象，将个人“小我”与民族“大我”融合一起，努力建构起个体经验、集体记忆与民族精神相统一的文学世界。

映岚在小说中以主人公塔莉雅的精神成长为明线，以达斡尔族文化起源、成长与成熟的发展史为暗线，明暗交织绘就达斡尔族文化的成长动态图。作品或可视为是达斡尔族民族精神的文化镜像，达斡尔族文化发展史是本体的“我”，而塔莉雅的成长史则是达斡尔族文化的成长寓言。值得肯定的是，映岚具有强烈的本土情结与为民代言的自觉意识，她既在小说中描写了温婉多情、真实细腻的生活体验，同时也以哈尼卡等具有浓郁民族文化表征的意象为桥梁，彰显达斡尔族文化的丰富意蕴。

全书以充满童趣的本真之眼感受生活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滋养，以知识与理性的心灵之眼探索人与物天然一体圆融的诗意生存境界，展现了达斡尔族文化由新鲜、感性而热烈的姿态，逐渐走向理性与成熟的发展史，使达斡尔族淡雅灵动与率真洒脱的文化品格跃然纸上。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塔莉雅的女孩，她在四季轮回中体验自然的温婉清丽，在细致观察中接受自然万物对心灵的“描画”“润化”与“映射”。而塔莉雅的玩伴葛根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只能用触觉、听

觉感知世界，这是现实的困境，广袤世界的无限性与感官的有限性将人的生活抛入焦虑中。达斡尔族一位因病致残的说书人背下了整部《新华字典》，反复阅读达斡尔族的历史，就是超越自我、突破困境的成功例子。“他不是天才，而是勇士”。书中的说书人没有具体的姓名，成为达斡尔族不屈不挠探索世界、彰显民族文化审美意趣的符号，也是达斡尔族情感表达和思想交流的窗口。爷爷执着地鼓励着塔莉雅继续追寻哈尼卡的秘密，面对塔莉雅的不懈追寻，她的太提（奶奶）带领她观赏了春天开江时冰面相互碰撞的壮观景象，太提告诫她“你能从江里看出书来，你心里的书就出来了”。达斡尔族文化思想的成熟不是心灵的孤独探索，而是人类面对天地万物的感受与顿悟，这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文化感知范式赋予达斡尔族文化活泼敦厚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独特气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塔莉雅怀着以知识服务社会的志向进入学校，开始阅读达斡尔族世代传承的知识和生存智慧这本大书。由于耶拉的嬷嬷（妈妈）生病在床，繁重的家务劳动落在了年幼的耶拉身上，愁苦的生活与失学的落寞凋减了耶拉对生活的信心，于是地质疑人活着的意义。塔莉雅的爷爷承续着达斡尔族的生存经验，以丰富的人生知识告诫耶拉等年轻人，人生来受苦的时候多，但也需要好好地活着，彰显了达斡尔族人民身处困苦中的坚韧与豁达。面对失明带来的苦难，塔莉雅的玩伴葛根则说出了“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我的世界可能残缺，然而越是这样，我的精神世界就越应该有力量”这样励志的话语，幼小的心灵领悟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艰难困苦造就了达斡尔族刚健的文化气质，而生活之趣则孕育了达斡尔族文化睿智洒脱的风格。《哈尼卡之眼》展现了达斡尔族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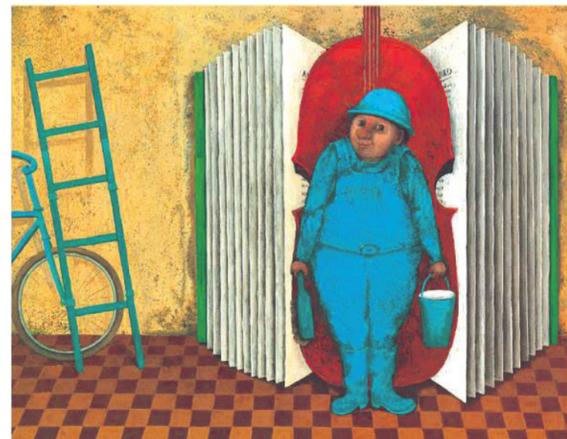
知识升华为智慧的过程。塔莉雅在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中认同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逐渐生成坚韧、包容的人格画像。塔莉雅以知识与理性收获智慧，并积极面对苦难的心智成熟过程是达斡尔族人民接触世界，生成民族伦理观念与信仰的镜像。在饱满的感性经验与深邃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作品还展现了达斡尔族文化的“天人合一”精神。在对万物的歌咏中，达斡尔族人民将万物的生存情感融入生活，当心灵与土地血脉相融，达斡尔族人民便找到了诗意生存的奥秘。

达斡尔族文化中的知识与智慧由人民创造，并在人民生活中得到涵养。在塔莉雅眼中其貌不扬的达斡尔族神山被视为民族的圣地，达斡尔族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奠定了民族精神的根基，成为达斡尔族文化的活力源泉，也是其走向未来的“银色之路”，这是作者对未来的期许和展望。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会路口，作者找到了达斡尔族文化精神的灵魂，人民性是达斡尔族文化的核心，人民在生活中创造的智慧就是民族精神在新时代创造价值的翅膀。

塔莉雅的成长过程是达斡尔族文化生成演变、发展成熟的缩影，她探索哈尼卡秘密的过程如镜像般展现了达斡尔族文化自然绝朴、强健活泼的风采。藉由个人精神成长与民族文化发展的隐喻关系，作品展现了达斡尔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及其与汉族文化协同发展的精神动力。由此，映岚以小说人物的个人精神成长史隐喻民族文化发展史，塑造了一系列意蕴丰富的民族精神符号，呈现了活泼刚健而又睿智洒脱的达斡尔族文化，是见微知著式地展现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内在品质一致性的佳作。

（作者聂茂系中南大学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徐宁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插图欣赏



《擦亮路灯的人》插图 [德]安图尼·波阿提里思克 绘，海豚出版社，2023年6月